



张万青 樊建科 编著

勤于学习的

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勤于学习的毛泽东

张万青 樊建科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勤于学习的毛泽东/张万青 樊建科 编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

ISBN 978 - 7 - 5073 - 2375 - 7

I. 勤... II. ①张... ②樊... III. 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1147 号

勤于学习的毛泽东

编 著/张万青 樊建科

特邀校读/刘晓东

责任编辑/刘庆旻

版式设计/景 影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010)63093018

印 刷/北京嘉恒彩印有限公司

700 × 1000mm 16 开 20 印张 30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375 - 7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代 序

中外知名人士评毛泽东读书 (1)

第一编 终身学习篇 (7)

第二编 全民学习篇 (114)

第三编 学以致用篇 (217)

主要参考书目 (309)

代 序

中外知名人士评毛泽东读书

周恩来：读古书，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3 页，《学习毛泽东》。

杨尚昆：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 毛泽东有许多事情、许多优点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比如毛泽东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很多书来读。他拼命读书，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读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利用书中的掌故——编者注）。他一是求知欲强，特别爱学习；再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有的时候记起什么诗、什么词，让别人去查找，他能背出来，而且说的出处也大致不错。国内有些有名的对联他一口气就能背下来，比如昆明湖大观楼那个一百八十字的长对联，他就能背下来。《红楼梦》中的很多诗词，他也能背。

——1986 年 9 月 5 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薄一波：他注意从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鉴戒 毛泽东精心阅读马列的书，垂老不倦。他曾经把三十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印成大字本，发给高级干部作为必读之书。他并且注意总结国际工人运动正

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这同时,他还经常阅读中国的古书,而且很讲究读书里的学问,从来不是无所谓地去读,而是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同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常常把书里可以借鉴的内容自然而贴切地运用于指导实践。他很喜欢读中国的史书,历史的知识很渊博。他也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小说。毛泽东不但注意从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鉴戒,而且重视在现实的生活中倾听群众的呼声。

——《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20—22页。

谭震林: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红旗》1978年第12期,《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逢先知:他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所掌握的他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涉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99、201页。

王鹤滨:他爱读书的程度堪称“书为夫人”了 当你走进紫云轩

毛泽东的起居室时,你会惊讶地看到,在他老人家睡的硬木板双人床上,从头到脚竟放满了整整半床的书籍。毛泽东就好像是睡在或躺在书堆里,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平时要看的书。这些书都一叠叠地有秩序地排在床铺的东半侧,等候着毛泽东去阅读。每本书看过的部分都夹有密密麻麻的白纸条,有的纸条上还可以看到记录上的铅笔字。这些纸条都有半截垂露在外面,好像是书的胡须或头发,或像妇女头饰耳坠一样的装饰物,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查寻而所为。刚看过的书籍如未看完,还要继续看时,则卷着摆放在那里。这些书籍几乎都是线装古书。毛泽东爱读书,爱护书,每日同书作伴,每日与书共寝。他爱书的程度真堪称“书为夫人”了。

——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 62—63 页。

李锐：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大跃进”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毛泽东好读历史人物传记和笔记小说，尤其《红楼》、《水浒》、《聊斋》、《三国》常读不厌（很少读外国小说，只看京剧不看话剧），把它们当作历史当作阶级斗争史来读，从中了解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中关注中国农民“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 280—281、285 页。

臧克家：他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

人,也得去查书。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用力是极深的。他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

——《红旗》1984年第2期,《毛泽东同志与诗》。

索尔兹伯里: 他了解中国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 他毕业时25岁,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辩,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86页。

施拉姆: 他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现实中,运用到中国的历史遗产中。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生动。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26—127页。

特里尔: 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 与2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爱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欢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著作。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97、525页。

斯特朗：他通过对中国悠久历史的研究了解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他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是一位戏曲鉴赏家。他能引经据典，又能背诵农谚。毛泽东在联合政府之中之所以能起很大作用，首先在于他通过密切的接触、深刻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悠久历史的研究，了解了中国人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48、50页。

谢伟思：他爱用中国古典譬喻 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东西他都是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

——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371页。

福原亨一：他尊重民族的文化遗产 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强烈地意识到并且反复阐述了革命和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喜欢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一贯采取把这些作品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予以尊重的态度。他在传统诗词（它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创作方面也显露了非凡的才能。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铸成他是具体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的形象。我要说的是，毛泽东具有英雄豪杰的风格。

——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375页。

第一编 终身学习篇

1. 没进私塾就当“小小陪读郎”

1896年春，毛泽东被父母送到母亲文七妹的娘家唐家坨，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文字和学堂。

毛泽东来到外婆家时还不足3岁，每天在田间河边跟着大一点儿的孩子玩耍。到了学堂开学的时间，大孩子都去学堂上学，只剩下毛泽东一个。外婆担心毛泽东会出意外，便让他到八舅文正莹开办的蒙馆里去旁听。

学堂里多是7、8岁至10岁左右的孩子。谁都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小娃子不会在学堂里坐得住，没想到毛泽东竟表现出了对读书的极大兴趣，跟着蒙馆里的学生们一起听课读书。时间长了，他居然能背下《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毛泽东的读书天分令文正莹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他为“小小陪读郎”。

于是，除了在课堂上同大孩子们一起“听讲”，文正莹还利用课外的时间教毛泽东读一些适合幼儿趣味的古诗，比如曹植的《七步诗》，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和李绅的《悯农》等等。

毛泽东在舅舅蒙馆里接受的早期教育，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使他获得了一般的农村孩子难以获得的文化知识启蒙。

解放后，毛泽东曾满怀感激地回忆起八舅文正莹在童蒙阶段给予自己的帮助，他说：“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哟！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他还说，八舅“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

2. 初学就当“省先生”

1902年春，毛泽东告别外婆和八舅，回到韶山冲，开始正式拜师求学了。

毛泽东的第一位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50多岁的老先生，他思想古板，学堂里所进行的是当时的封建正统教育，“四书”、“五经”是必读之书。在这里，毛泽东从读《三字经》开始，陆续读了《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

毛泽东对这些正统书籍并不十分喜欢，但他在读书学习中，表现出了聪明的天资，尤其是非凡的记忆力。据毛泽东幼年时的同窗回忆，他读书时不像别人那样大声朗读，而是从不出声、默默地读，读过后很快就能背诵和默写。邹春培有时故意让他多背点书，但总难不住他。

毛泽东对老师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

邹春培说：“你特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

毛泽东说：“你不要点，我都背得。”

原来毛泽东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借助这本字典，先生没有点读过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由于他天资聪慧，在学习上不需要先生多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邹春培是一个重视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先生，古文功底十分深厚，尤其擅长吟诗作对。他常常通过让学生“属对”来测试他们的学习。每次点到毛泽东对答时，毛泽东的回答总能令老师非常满意。

一次，邹春培在墨板上写了“濯足”二字，让毛泽东对，毛泽东走上讲台，略加思索，对以“修身”。还有一次，邹春培信手从田地里摘了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给他来个实物对。毛泽东想了想，对先生说，“不用等明天，我现在就能对。”说完在菜地旁拔起一捆马齿苋，交给了老师。

邹春培对毛泽东的才学十分欣赏，他逢人便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及矣！”

3. 八岁开始读“四书”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这里所谓“孔夫子的书”就包括他读过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

毛泽东虽然8岁进私塾念书，但他却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别的同学还不能背的，他已能倒背如流；别人还不懂其意的，他已能讲出道道来。其实，这也得助于在此之前他在外婆家时常听八舅的讲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地扩大了读书和学习的范围，为满足强烈的求知欲，他把整个冲子里能借出来的藏书都找来读了。白天时间不够用，就晚上读。毛泽东的父亲见是些书，又费灯油，就阻止他，不让他读。为逃避父亲的干扰，毛泽东就用深蓝色布衫把油灯遮住偷偷地读。他曾因为只顾看书，使自己放的牛跑到邻人家的菜地里吃菜，结果赔了人家钱，还挨了父亲的吵。为把字写好，他除在学堂里练习，回到家里也练，还经常用木棒在地上划。16岁时，毛泽东就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后来的毛笔字能够潇洒自如，龙飞凤舞，在我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除他性格的因素外，与他早年勤奋学习打下的扎实基础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读书自幼还善于思考，他从所读的大量书籍里，发现多是写的将相乡绅，很少有种地的农民。从而得出了书中那些有名人物，大多都握有兵权，拥有土地，根本不必劳作，农民就可供养他们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这为他以后要彻底改变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新中国打下了思想基础。

4. 听“激进”的老师讲救国维新的道理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辍学回家务农。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他对知识的渴求却丝毫未减,他的求知欲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在白天到田间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晚上的时间他坚持自学,经常在油灯下读书至深夜。

他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陈旧的私塾学堂。正在这时,有一位叫李漱清的先生回到韶山冲。

关于这位李漱清老师,毛泽东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时是这样介绍的:“……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所谓‘激进’,是因为他反对拜佛,想摆脱神佛,他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颇受注目,被人议论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观点。”这个“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的学识人品令毛泽东格外钦佩。他经常在干完地里的活后,到李家屋场去找李漱清请教问题。在李家屋场,毛泽东行了拜师之礼,成了李漱清的学生。他隔三差五到李家借书、还书,向李请教学问,听李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以及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唐家坨八舅家去借。除了中国古代旧小说外,毛泽东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5. 从小读《论语》,一生评孔子

毛泽东八岁开始读书,一开始读的就是儒家的《论语》和《四书》。

《论语》作为儒家的一部主要经典著作,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思想深深地渗透进政治、道德、

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于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和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又被历代权势者扩大与利用其中的消极面，改造成为统治与奴役人民的思想工具。这种同样明显的正负社会效应，使人们对《论语》以至对儒家学派的评价众说纷纭，甚至对立。封建统治者高唱“半部《论语》治天下”，无产阶级革命家则不这样认为。尽管毛泽东初读《论语》等“孔夫子的书”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但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便转而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一方面肯定孔子有“片面真理”。如他所提倡的“再思”，所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毛泽东在文章中都经常引用。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盘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1958年8月，他还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等思想反映了“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指出这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对体现在《论语》中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论进行了必要的批判。他说：“‘仁’这个东西在孔子死后几千年，为观念论的混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批判。”

毛泽东曾对孔子发表过一个总的看法。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的这一观点都没有改变。

6. 自幼热衷于学历史

1906年秋，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就读，跟老师毛宇居读《春秋》、《左传》等。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过。在东茅塘毛麓钟那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了《汉书》、《史记》、《通鉴纲目》等史书和不少时务新书。他深受启发，眼界大开，决心到大风大浪里去搏击。当毛泽东识的字

足够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本小说。他简直是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就读这两本书。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

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拼命地用功学习。5个月后,毛惊喜地发现自己再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时比以往容易得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是讲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的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

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他着了迷,他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

东山高等小学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增长了很多知识。国文教师贺岚岗发现他对历史有兴趣,便特地给他买了一本明朝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写成的通史《了凡纲鉴》。

7. 读史入门:《纲鉴易知录》和《御批通鉴辑览》

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是《纲鉴易知录》。

1909年,毛泽东说服父亲,重新入塾读书。在东茅塘私塾塾师毛麓钟的指点下,他读到了《纲鉴易知录》一书。这是一部适合蒙童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当年私塾中常用的教材,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读本,记述了从太古神话时代到明朝四千余年的历史本末。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正是从这本书中接受了丰富的历史学知识,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加深了他对历史兴衰、朝代更替的深层认识。后来毛泽东一直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恐怕与《纲鉴易知录》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所打的基础是不无关系的。

另一部对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的书是《御批通鉴辑览》。1912年春,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即后来的省立第一高级中学)。省立中学的国文教员胡汝霖藏有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他见毛泽东历史知识很丰富,并且对历史的兴趣颇高,特地将这部书借给他看。这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大,是胡汝霖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竟因此而下决心退学自修。1936年,当他与斯诺谈起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的谕旨和御批。我读了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

可见,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御批通鉴辑览》的影响和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8. 爱《三国》竟迷小人书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从小就很喜爱的古典小说之一。读私塾时,他便因为看《三国演义》等“杂书”受到过老师的指责和惩罚。辍学在家期间,他劳动一天后,晚上还常常借助床头的煤油灯,任思绪在三